



# 下好用中華文化影響世界的真功夫

詹華如

李發強先生在宏文中多次主張以中華文化實現兩岸和平統一，以中華文化補救西方文化之不足。我在文章和書信中，也多次支持先生的觀點與主張。應當說，這是文化自信，也是文化戰略。

但是，近百年中國在中華傳統文化的繼承上是出了問題的。由於忙於民族救亡，忙於革命，幾乎在整個 20 世紀是忽視傳統文化的。從 20 世紀初打倒孔家店，到 1970 年代的批孔運動，儒文化處在圍剿之中，孔聖人被貶為孔老二，劉少奇主席因拜孔廟而獲罪。傳統文化經典著作，從教材中由少到無，“文化大革命”中一度以毛主席語錄為教材。在改革開放近 40 年中，傳統文化仍然處於被排斥、被忽視的境遇中。只是近幾年才有所改觀，習近平先生把中華傳統文化提高到靈魂與血脈的重要地位，大有文化復興的志向和魄力。

但是，一種文化失落之後，要恢復起來談何容易。文藝評論家陳沖說：“（改革）三十年反思‘文革’的時候，有過一種說法，說‘文革’對中國文化所造成的傷害，要在兩三代之後才會逐漸顯現出來，現在就是那個時候到來了。‘文革’中有一個非常流行的說法，叫‘把被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昨天剛被顛倒過來了，今天又有人認為它‘被顛倒’了，於是重新顛倒回去。”（《文字報》2016.7.28）百年來的歷史，包括大陸中國1949年至1978年間的歷史，至今尚未弄清楚，尚有爭議，還是一本糊塗帳。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我們如何繼承中華傳統文化呢？

陳沖說：“確實，我們在很多方面，都做到了‘用三十多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歷程’，一點都沒吹牛。但是別忘了，在另一些方面，我們的情況正好相反，一些欠發達國家十幾年、二三十年就邁過去了的坎兒，我們一百年都邁不過去。”（同上）

趙柏田說：“歷史感的缺失，要之在於長久以來的歷史認知的謬誤，那種指白為黑、指鹿為馬的歷史思維更是罪魁禍首。一元史論肢解了歷史，使之工具化、功利化，蒙蔽了人的心智，它不只是文學之敵，更是文明之敵”。（同上）那些“文學之敵”、“文明之敵”還頑強地存在著，我們又如何能夠用中華文化拯救西方、拯救世界呢？我認為，現在最迫切的，是中國人拯救自己，拯救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自己的文化還未復興，怎麼有能力、有資格去拯救西方與世界呢？

著名作家阿城在《文化不是味精》一書中說：“現在文化生態被破壞了，還沒恢復。不要去說什麼文藝復興那種大詞，老老實實先恢復生態。”阿城認為，只有先恢復文化生態，才能去搞文藝復興，繼承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現在，“恢復文化生態”這一步才開始走，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近40年改革開放的歷史，又如何看待與評價呢？南帆在《痛苦的復活——讀王安憶的〈匿名〉》一書中說，我們解讀是，“匿名”隱伏著巨大的危機。如果名詞與世界之間



出現大面積斷裂，那麼人類的歷史傳統將立即崩潰。對主人公來說，無可排解的孤寂，不亞於漫長的謀殺。（《文學報》2016.5.5 第 18 版）這裡，談到了文化斷裂。

長篇小說《流年物語》的作者張翎說：“如果一定要掐著我的脖子說，你這本書要說什麼，我想隱隱約約的情緒是對過去改革開放三十年歷史的一種無奈。”他呼籲平等。平等，是共產黨的初心（“不忘初心”為佛教用語），也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之一，但貧富差距依然存在。就知識階層而言，工資水準還在中產階級或者偏下。

大學生韓敬群在《流年物語》研討會上說：“我們這個時代，這種亂七八糟的喧囂……”（同上，23 版）

賀龍元帥的女兒賀捷生在《永遠的顧先生》一文中寫道：“2009 年 11 月，顧驤先生（《晚年周揚》作者）給我打來電話，說鑒於世風愈下，道德泯滅，需要文化人通過對文化的堅守，喚起社會良知、社會道德和社會責任心的底線。”（《炎黃春秋》2016 年第 6 期，第 58 頁）就是說，目前國人的社會道德良知在底線以下。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的首要任務恐怕須用中華文化自救，自救之後才能救人。

張頤武說：“大家發現了這 30 年得到的東西其實是很脆弱的，日常生活本身是值得我去喜歡的，過去往往是一些宏大的目標把日常生活遮蔽了。……現在確定性的追求是價值觀很重要的一部分。”（《文摘報》）真正的、有生命的文化是活在人們生活中的，而不是印在書籍上的。政治強勢常常擠掉了生活中的價值觀，成為文化不斷流失的一個重要原因。

今天的時代如何呢？有人說叫“無良時代”（《文學報》2013.5.9），有人說是“理想主義潰敗的時代”（《雜文報》2013.9.17），作家張煒說：是“思想和藝術的小時代”，評論家王小魯說：“是措詞不清的黃昏”，馬原在《糾纏》中說：“是財富中國的一地雞毛”。因此，中國面臨完成文明重建的任務。

作家許知遠談當代中國人的危機：“最大危機是人的貶值，人僅僅作為經濟動物的存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是生活在一個沒有靈魂的時代。”

作家梁曉聲在《真歷史在民間》一書中寫道：“人與人之間的可信任度已大面積地從中國人 20 世紀 90 年代的生活中流失了。行業雖然空前地多了，每個人證明自己存在價值的空間似乎反而越來越小，越來越擁塞了。呈現在社會許多方面的競爭是那麼的激烈，有時甚至是那麼的世態炎涼、冷酷無情。”（第 86 頁，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4 年 6 月第 1 版）

鄭戈在《鄭戈的 2016 年書單》中說，2016 年 6 月，我去北京參加一次主題為“超越八十年代”的學術研討會。我的發言題目是“東風夜放花千樹——不尋根基尋枝葉的思想解放運動”，實際上是對八十年思想特質的一項根本批判。中國學者在那時已經喪失了中國文化的主體意識，也缺乏面對當時本土社會現實的問題意識，因此那時的學術繁榮只是一種浮躁的泡沫。（《南方週末》2017.1.19 第 25 版）

段崇軒在《在“小道”與“大道”之間》一文中，指出今天中國的社會狀況：“飛速膨脹的城市社會，日漸衰落的鄉村世界，犬牙交錯的城鄉矛盾與交融，依然嚴峻的底層社會……”（《文學報》2017.11.12，第 6 版）這將會造成文化的繼續流失。

主流意識形態認為，中華文化沒有中斷，一直延續至今。確實有延續的一面，但不能忽視有所中斷的一面，或斷非斷。相比而言，秦漢以來兩千多年的歷史，中華文化一直在延續、發展中，總的狀況比近百年要好。西方文化生態與發展進步，也比近百年中國文化要好，起碼沒出現過如現當代中國文化長時間的重創。衡量一種社會制度的進步與否，既要看政治生態如何，也須看文化生態如何。如果把幾千年的文化弄丟了，那就危險了。





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員，應該對中華文化自信，但也不能盲目自信。我仍堅定地支持李發強先生關於用中華文化拯救西方與世界的主張，從長遠看是站得住的。但我又認為，中西文化融合，中華文化與世界文化互鑒、整合，可能也是一條路。西方制度也存在問題，存在文化中心主義，各國各民族文化和制度都不是盡善盡美，也存在諸多問題須解決。整個世界，好像走在一個十字路口。我相信，人類有智慧為文化的世界未來找到新路。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大陸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產物——社會主義文化，是中華文化發展史上出現的新文化形態，還處在初級階段，遠沒有成熟，但大有發展前途。為此，我們需要長治久安的政治和社會文明，需要優越于西方的文化生態，提倡政治為文化服務，需要超常的政治家的寬容、信任、耐心和定力。

中國文化復興的長途上，要處理好政治與傳統文化的關係，要處理好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關係，要處理好經濟改革與文化建設的關係，要處理好文化資政與文化育人的關係，要處理好主流意識形態與民主、開放、自由的關係，要處理好宏大目標與涵養文化素質、文化生活、文化習慣的關係，要處理好百家爭鳴、百花齊放與依靠、信任知識份子的關係，以便創造良好的文化生態，讓中華傳統文化回歸民眾的日常生活、經濟活動和政治行為中，回到學校教育和教材中，回“血脈”和“靈魂”中。

山東師範大學教授李掖平在《文藝批評要著力維護“靈魂健康”》一文中說，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重要講話中，明確要求廣大文藝工作者不為一時之利而動搖，不為一時之譽而急躁，不當市場的奴隸，敢於向炫富競奢的浮誇說“不”，向低俗媚俗的炒作說“不”，向見利忘義的陋行“不”。這個重要論述，切中了當前文藝界存在的一些弊病。（《光明日報》2017.5.15 第16版）習總書記的這段講話，直面指出了中國大陸文藝界

80 的“文化中斷”、“靈魂不健康”之弊端。這是魯迅精神的再現。面對不良的現實，不是埋怨，而是改變與再造，而是舍我其誰的歷史擔當！實現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無捷徑可走，只有從自我開始，從一磚一瓦開始，累積成山，匯流為海！中華文化雖未完全中斷，但已傷筋動骨，因此須復興。

關於中國和世界未來的文化，通過什麼方法和途徑，向何處去？聖賢們早有自己的深刻思考與探索。孟澤《問題·方法·懷抱——〈外——文化詩學實驗報告〉讀後》一文中寫道林繼中先生試圖擁有一種充分理解傳統文學與文化的精神高度，一種具有普遍意義和價值的思想邏輯，並由此融貫中西，會通古今。“我們心裡頭需要裝著一個這樣大的歷史文化視野，正如王國維先生在《國學叢刊序》中所言：‘中西二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風氣既開，互相推助。且今日之世，講今日之學，未有西學不興而中學能興者，未有中學不興而西學能興者。’”此種文化上的自覺，此種因為自覺而帶來的心靈的自由與開放，或者說，因為心靈自由與開放而帶來的文化自覺……他對費孝通先生‘各美其美，美其所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之‘文化自覺’理論一接觸就心嚮往之，“‘文化自覺’不僅是對民族文化的認識，還要將民族文化置於全人類文化裡面，多元統一。……從長遠看，保存民族文化並非我們的終極目的，構建全人類共同的新文化，才是我們的高遠目標。我們將拿出什麼樣的‘功能表’，以之貢獻于人類新文化？”（《光明日報》2017.5.16第6版）

中華文化重視傳承與自新，但又須在今日中國和世界大格局中傳承與自尊，即返本開新。

我們的執政者，已在總結經驗教訓，找到中華文化復興的措施與路徑，開闢美好未來。在自救與復興的過程中，積極地影響西方和世界。當前和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須努力下好用中華文化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影響世界的慢功夫、真功夫。